

九池泉研学记

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八年级(4)班 杨宏文

学校决定组织八年级学生开展一次徒步实践研学活动,我们的目的地是西果园镇堡子村的九池泉,九池泉坐落于大山深处,距离学校10公里左右。

四月春风悄无声息地拂过小镇的里里外外,慵懒地将迟来的绿意零散地涂抹在这片大地上,太阳也从冬日的寒冷中苏醒过来,热情地抛洒着热量。上午九点,在简短的出征仪式后,队伍就出发了。为了保障安全,最前方警车缓缓开道,最后方救护车紧紧跟随,安排在中间的就是我们的学生队伍。看,五彩的旗帜举了起来;听,动人的歌曲唱了起来。学生紧跟着老师,班级紧连着班级,一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是青春的队伍,这是奋进的征程。

穿过小镇繁华的集市,我们沿着乡道向西走。我们先是到达上果园村,因为是出发不久,同学们都神采奕奕,笑声不时地从队伍中传过来。

路两边三三两两聚着一些老奶奶,她们悠闲地坐在小板凳上,手里忙着择菜、纳鞋底之类的活计,边晒着太阳边拉家常。同学们走过去的时候,一个个都很有礼貌地大声喊:“奶奶好!”这时候,奶奶们停下手里的活计,看着我们,挥着手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她们脸色红润,头上的银丝在欢快的笑声里闪闪发光。路边的田地里,塑料薄膜覆盖下的田垄已经长出了一些嫩绿的茎叶,我不认识,便悄悄问身边的同学:“这地里种的是什么呀?”“是草莓”。顿时,我的舌尖津液涌动,我情不自禁地想,现在要是

草莓吃该多美啊!可惜,似乎还没有开始结出果实呢!

越过上果园村,我们向下一个目标进发。我正沉浸在酸甜可口的草莓记忆里不能自拔的时候,突然,前方有一个欢快的声音喊了起来。“看,那就是我家,门口停三轮车的那个就是我家”。我循声望去,喊叫的是班里的一个女生,身形瘦弱,性格却很活泼,她正在给大家伙指她家的位置,眼睛里汇聚着骄傲的神色。我也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朱红色的大门,显得古朴厚重,二层的楼房,充满了新潮气息,真是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啊!

天慢慢热了起来,很多同学额头上都挂满了汗珠。队伍前进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有些同学开始掉队。我的双腿也像灌了铅一样,几乎抬不起来。带队的杨副校长将近五十岁了,似乎瘦削的身体里涌动着无尽青春能量。他跑前跑后,和同学们说说笑笑,每当他走过的时候,队伍里的气氛便活泼起来。校安办的王主任给大家送来矿泉水,并说,如果谁实在走不动了,不舒服了,可以坐车,我们没有人吭声,坚持着向前走。

又走了一阵,队伍向左经过一个小桥,突然前面躁动起来,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高峻的大山,那弯弯曲曲、盘旋而上的山路就是我们要踏上征途。队伍停下来休整,我也乘机补充点水分。望着前面陡峭的山路,我开始担忧起来。已经累成狗了,还怎么爬这么高的山啊?要不,我还是选择坐车吧。我暗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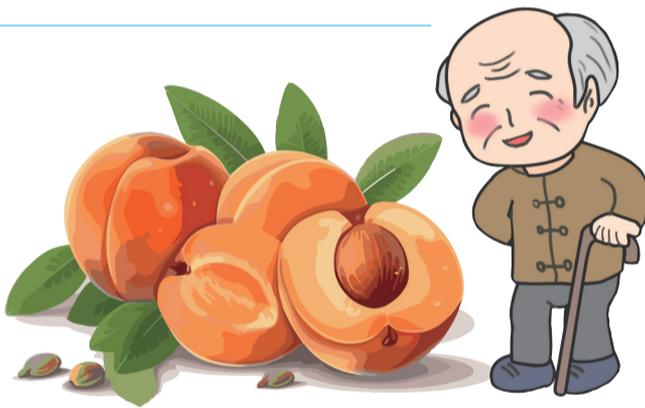
里劝自己。可是一看到其他人都拼命坚持的时候,我的心里又有了一丝羞愧。

正在我内心纠结的时候,我发现有人走到我身边,抬头一看,原来是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中年男人,身材瘦小,严厉中蕴藏着温和。他轻声问我:“走不动了吗?”我说有点。“越接近成功的时候越艰难,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毅力和勇气”他意味深长道,“也许,当你攀上顶峰,看到绝美风景那一刻,你再看你走过的路,你会觉得曾经那些痛苦的付出都值得”。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看着他眼睛,明白了他的想法,他希望我坚持下去。

山道蜿蜒曲折,我们拐过一道弯,又踏上另一道弯,艰难与挑战同在,汗水与疲惫齐飞。同学们互相鼓着劲,搀扶着,牵引着。老师们也都拿出自己的绝招,讲故事,说笑话,唱山歌,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终于,十一点四十分的时候,我们登上了顶峰,当我回首看向山下那些走过的漫漫长途时,心中的骄傲油然而生。

终于到达九池泉。一幢幢别墅一样的小楼整齐地排列着,红色的屋顶,黄色的墙面,在蓝天白云、绿树红花的映衬下熠熠生辉。这就是我们徒步的终点,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看着美丽的一切,我突然意识到,有一种光芒,即便是再偏僻的角落,它也不曾遗忘过。

下午三点,我们启程回去。回去的路轻松多了,尽管依旧漫长艰辛,我再也没有想要放弃过。



爷爷的杏子

天水市第三中学高三(8)班 王怡璇 指导老师 杨岁虎

儿时和爷爷住在乡下,我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童年。那是一个瓜果飘香的童年。我非常喜欢和爷爷一起去田里,树梢上的苹果,地里的西瓜,藤条上的葡萄,绿叶下的草莓……我最喜爱的是金澄澄的杏子。

我出生那一年,爷爷在院子里栽了一棵杏树,我和杏树一起慢慢长大。从我记事起,每年杏子结得都很紧密。先成熟的爷爷会分给左邻右舍,还有些长在树梢的,熟透了掉在地上,爷爷一个一个捡起来装在兜里,嘴里念叨着要留给我吃。每当我也想爬上杏树摘杏时,爷爷总是笑呵呵地说:“光脚容易被树枝划伤,而且树上有小虫子。”可爷爷总是心甘情愿地双手抓着树枝借力,努力爬上去。我在地上仰头望着爷爷,当爷爷爬过第三个树杈时总要提醒他小心一点。树梢上的杏子很大,爷爷踩着手腕粗细的树枝试探着,确认安全后又继续往上爬。偶尔也会有令人担忧充满危险的时候,我吓得心惊胆战,可爷爷总能化险为夷,并且透过繁密的树叶笑眯眯地看着我,当爷爷爬到树梢后,会让我撑开衣服接杏子,爷爷每摘一个杏子就会不偏不倚扔到我的衣服里。每次杏子“啪”的一声落在衣服上,我都欢呼:“哇,下杏子雨了!”我

边吃边等杏子,杏子果肉绵软,甜得发腻,比超市里的杏子好吃多了,爷爷连续扔了好多个,我只需要撑开衣服站着不动,杏子就一个个稳稳地落在衣服上。

后来我去了城里,来到父母身边开始读书,很少再有这么快乐的时光了。即使假期回到杏树下,也看不到爷爷摘杏子的景象了。爷爷年纪大了,他会找一根很长的竹竿,慢慢地一个一个将熟透的杏子打下来,只等我回家。

空荡的房间里,碗勺乒乓作响,爷爷静静地坐着吃饭。他为了省电费不开灯,屋内昏暗,光线透过窗户倾洒进来,淡淡勾勒出他瘦小孤独的身影。我的心仿佛被什么堵住了,那干涸已久的河水一点点地从心底涌起,堵着我的心门。

我好痛恨时光为什么总是匆匆。我已经好久没有陪爷爷开心了。我想陪爷爷多一点,哪怕多一点点。然而,我再也回不到那个无与伦比的童年了。

看着坐在公园门口下象棋的大爷们,我给朋友讲述以前的夏天有如何多的瓜果,有如何多的快乐,而现在却没有这样的大好时光了。

朋友问我:“是杏树没了吗?”
“是爷爷没了。”

爷爷的老镰刀

天水市第三中学高三(1)班 刘洋
指导老师 杨岁虎

雨不停击打着窗户,心情也跟这天气一样,脑海中不禁浮现了一些画面,慢慢定格在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上。它在老家的房檐下挂着,已经好多年没有用了。

年幼的时候,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没有什么忧愁,与朋友在一起玩闹,觉得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爷爷奶奶闲来无事,就给我讲他们的故事,爷爷经常给我说:“我们这一辈人不容易,都是吃过苦的。”那个时候,我还小,对于这些事情毫不在意,也不会过多去问,只知道爷爷让我以后好好读书。

时间一天天消逝,我也渐渐长大了。爷爷告诉我,我们家都是农民,家里也就这几亩地,你要是以后念不下书,就回来种地。我满脸不屑,我怎么会念不下书呢?!

田里的麦子金黄一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看上去很是饱满。爷爷说:“这麦看起来都黄了,太阳也晒好了,趁着这两天天气好,要赶紧割了哩。要是突然下雨了,就不好弄了。”天边云霞红得发紫,天渐渐暗了下来,爷爷拿出了一把木板凳、磨石、镰刀,开始磨镰刀,他换了好几把刀,时不时用手指头试试是否锋利。第二天,爷爷早早生起了炉子,喝起了罐罐茶,吃着奶奶蒸的花卷,我睡觉很轻,眯着眼睛问:“爷爷,你咋起这么早,天都还没大亮呢?”他说:“趁着早,天还不热,就多割一点。”爷爷喝完茶,给他的大水杯中灌满水,拿起镰刀,留下带有余温的火炉离开了。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奶奶把饭做好了,让我去找爷爷。我跑出门,大喊了一声,爷爷回应了我,我们爷孙俩的声音在山间回荡。我随着爷爷的声音去寻找,来到田里,看着戴着草帽弯着腰被淹没在麦浪中的身影,我时不时想到爷爷对我说的话。捡起爷爷放在一旁的大水杯,看到他一口都没有喝,我的心里感到酸酸的,爷爷脸上的汗水已经成了一条线,一滴接着一滴从下巴上落下。“饭熟了,走,回去吃饭,吃完饭后再干。”爷爷说:“把这些割完就回。”看着爷爷晒得黝黑的脸,带着一抹心酸,我把他拽回家吃饭。

爷爷辛苦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靠种庄稼把爸爸和姑姑拉扯大,年纪大了,又来照顾我,他希望他的子女多学些知识,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去闯闯。现在,他寄希望于我,希望我也能生活得更好。

那把镰刀挂在房檐底下,它跟了爷爷一辈子,它是爷爷的大功臣。我知道,我该好好打磨我的“镰刀”了。

仪州秋韵

华亭市第一中学
高三(5)班 周笑涵

湖心落月,宿鸟惊飞
红叶满仪州
执笔画云云犹卷
蝉鸣声碎
青绿染长风
雀舞枝头,林里雁孤
残花洒水留
捻袖邀月月更娇
箫吟声乱
细雨绕扁舟
川流击水,银河落雾
云被青山覆
执刀劈风风照舞
鸟啼声断
醉影卧残阳

梦游金城

华亭市第一中学
高三(5)班 周笑涵

我徘徊在陈旧的古桥边
看见点点星光衬得湖水清浅
水面上倒映着天边的月圆
鱼儿悄悄咬下点清甜的莲
我漫步在古老的红墙前
看见层层土蒙了块块红砖
墙角下挣扎的草围成一圈
只有猫儿见过那神秘的桃源
我驻足在静默的小巷间
看见阵阵微风拂过青瓦片
老树上栖着一只孤独的燕
熙攘的集市却早已换了人烟

云端雪影

华亭市第一中学
高三年级 杨倩

你是迷惘的春天
冰而孤傲的雪山
黄绿草色间
只此一片蔚蓝

你是细雨后晴天
旧而泛黄的唱片
经日光的沉淀
唯一一抹温暖

你是悠然的船帆
寂静遥远的云端
匆匆带过的茫然
仅此一缕清闲

你曾用单薄的肩
撑起混沌的天
从此眼泪的苦咸
再也没有第二遍